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4.05.001

# 画坛又谱广陵散

## ——林纾书画艺术论

卢仁龙<sup>1,2</sup>

(1.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地方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118; 2. 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 北京 100710)

**摘要:** 林纾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长期被忽视。考察林纾的绘画经历, 分析其创新之处, 认为他在绘画上有三大特点: 一是师承有自而重造化自然; 二是挥毫越甲子, 勤于作画; 三是笔墨独特, 自创新法。此外, 题画诗和画论亦是林纾独特而有价值的艺术贡献。

**关键词:** 林纾; 书画艺术; 画论; 艺术史

中图分类号: J205; J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4)05-0409-06

### The rebirth of Guangling verse in painting field: On Lin Shu'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Lu Renlong

(1. Fujian Local Cultural Resource Research Centre,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2. Publication Committee of Siku Quanshu (Chinese Encyclopaedia),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Lin Shu's achievements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ave been neglected for dozens of years. The paper illustrates Lin Shu's painting experience and reveals his innovations. The major three features in his painting are elaborated. Firstly, he highly valued the nature, which was inherited from his teachers. Secondly, he was very diligent in painting and kept on painting for more than 60 years. Thirdly, his painting techniques were unique with innovations. Moreover, his painting poems and theories on painting are also part of his special artistic contribution.

**Keywords:** Lin Shu; the ar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e theory on painting, the history of art

## 一、画史中的失踪者: 林纾

如果说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因论战失败而盛名不再, 而近百年来, “一代画师入能品, 百家词派洗闽人” (郑守堪《吊畏庐》)<sup>[1]</sup>的林纾画作多已失踪, 难从寻觅, 现代美术史论著几无所论及。

“林译小说”如此著名, “译才”之称, 似乎成为了林纾在文坛上的谥号,<sup>①</sup>几乎掩盖了林纾的绘画成就。

而他的朋友郑孝胥《赠林琴南同年》称: “文如至宝丹, 笔若生姜白。一篇每脱稿, 举世皆俯首。平生不屈节, 肝胆照杯酒。纷纷野狐群, 忽值狮子吼。京师奔竞场, 暮夜孰云丑。畏庐深可畏, 斧钺书在口。隐居多益重, 方使薄俗厚。奈何推稗官, 毋乃褻此叟。敛才偶作画, 石谷辄抗手。亦莫称画师, 掩名究无取。”<sup>[2]</sup>其实, 著述、译述、作画、执教是林纾一生的职业, 也是他谋生的手段。其画作数量不少, 但保存在博物馆及藏家手中流

① 1912年康有为曾写信向他索画, 林纾为之画了《万本草堂图》并题诗相赠, 康有为所赋诗为: “译才并世数严林, 百部虞初救世心……多谢郑虔三绝笔, 草堂风雨日披寻……”。

收稿日期: 2014-06-20

作者简介: 卢仁龙(1963-), 男(汉), 湖南涟源人, 福建工程学院客座教授, 福建地方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古籍整理, 宗教与文献研究, 文化开发, 出版传播。

传至今的很少。他落寞后,画作罕有人提及,世间也不再视为珍品,连梅兰芳最为珍视的《祝寿图》也落入他人之手,所幸终得归故里。<sup>①</sup> 当日最有名望的画家就这样身后寂然无名,其作大多化作尘土。

林纾之文名、声望之不彰也久矣。今天,我们寻觅打捞这样一位当时“天下第一流”(梁鼎芬题林纾画背)<sup>[3]</sup>的画家史迹,恍然惊世,有“出土”之感。

当年曾在京师大学堂听过林纾讲演的著名学者金毓黻,在其去世之日曾感慨道:“今日之士不悦学,惟知纵欲任情,恐继起如先生者已无多人,则先生之诗文书画,亦当以广陵散视之矣。”<sup>[4]</sup> 同书又录有林鹁雏《林畏庐诗》:“劫余此老堂堂在,三色人间自不磨。鬻画料应题甲子,论文端不废江河。一时名宿风流尽,终古烟云世变多。烽火四郊还满纸,埋忧地下竟如何。”极尽感慨。

林纾的画作在他生前死后一直没有大规模出版,除他的合作出版方商务印书馆当年纪念性地出版了《畏庐遗迹》一、二集,也只是一两幅作品偶尔零星刊布在各地藏品册中,与研究其文学、翻译成就的连篇累牍的作品相比,几乎没有一篇像样的文章涉及其艺术成就。<sup>②</sup>

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在记画家陈师曾事时附及:“旧京画史予所记者,庚子后以姜颖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大雄山民纯学耕烟,苍劲密蔚,补柳翁则师田叔,间学大小米,论功,姜自在林上,林则译书作古文,能事多劳,画以人重。”<sup>[5]</sup> 黄浚为林之弟子,也是才人所评,又是去世后,当属确评。

郑振铎在林纾去世的当月发表了《林琴南先生》长文:“有人说他的画较他的古文为好。”<sup>[6]</sup> 郑振铎应该是赏评过他的作品较多的人之一,故有此言说。

1926年1月,吴昌硕、张元济等林纾生前的朋友将他的遗画运往上海三山会馆,开了两次“畏庐遗画展览会”。第一次展览屏条、堂幅、册页、长卷等上百种,第二次专选精美作品20种。观摩者称他的画境“已入神化,无往而不精警

也”,或赞“落笔弗俗,且无一点烟火气,叹观止矣”!著名画家朱应鹏作《林琴南遗画展览会参观记》,其中一段写道:“林先生的画也和他的文章一样:桐城派的文章以林先生为殿笔,虞山派的图画也以林先生为殿笔了。”

顾廷龙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将燕京大学所收林纾之遗稿整理刊布为《春觉斋论画》,首次展示了林纾在论画方面的理论学说。<sup>③</sup> 顾廷龙在《春觉斋论画后记》中论述:“畏庐先生善为古文辞,译泰西文名著数十种,人莫不称其最先介绍之功,顾余事六法,亦臻上乘,得之者珍为拱璧。以先生于学问艺事,并皆研精入微,其独到处为人所不可及也。”但这样重要的成果后来依然没有得到重视,其书几乎没有在后人的研究成果中提及过。自此以后,社会、学术界对林纾艺术几无文字述及,林纾成了画史中的失踪者。

迄至近年,邓云乡《北平笺谱史话》中这样写道:“畏庐老人所做境界极高的文人画,师法南宗,用笔萧疏有致,所选都是山水小品,写宋人词意,高古处如林如竹下小室轩窗,构图十分简洁,而章法笔法极为高妙,秋情满纸,只此数笔,便把观者引入词境了。又如斜日起凭栏,垂杨舞暮寒。柳丝从画面右上方下垂飘拂水阁之上,轩窗高敞,栏杆静寂,柳丝不多而极神韵,有凉风吹拂之感。画家议论有‘画人难画手,画树难画柳’之说,而且柳丝越少越长越难画,近代画家中,余所见到唯畏庐老人及大千居士,能笔随意到,画出柳丝神韵,他人不足道。”<sup>[7]</sup> 云乡先生从赏笺到论艺,是林纾去世后数十年间罕有的对其艺术的正面、深入之论。

## 二、挥毫越甲子,苦心向丹青:林纾绘画历程与内容

林纾习艺并非半路出家、偶拈画笔,也非由字入画,虽没有家学传承,却是少年拜师,专心习画。他所撰《石颠山人传》叙道:“陈文台,字又伯,温陵人。纾事山人二十六年,得山人翎毛用墨法,变之以入山水。”“余自二十至三十,此十年中,月或呕血斗余,不亲药,疾亦弗剧。然一日未尝去书,

① 央视《国宝》栏目曾有专题。

②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评其山水“初灵秀似文征明,继而浓厚近戴熙”;李晋铸、万青力的《中国现代绘画史·民国之部》有专节介绍林纾;阮荣春、胡光华的《中华民国美术史》称赞林纾山水画:“笔墨浑厚,融南北诸家之长于一炉。”

③ 顾廷龙:《春觉斋论画·后记》,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本,1933年。

亦未尝辍笔不画。自计果以明日死者，而今日固饱读吾书，且以画自怡也。”<sup>[8]</sup>古人有读书疗病养痾者，但未闻如林纾之以读书、作画延命者，十年以画疗病，堪称画史奇闻！其于读书作画之痴心，于此可见。绘画成为了他一生的志趣与生活、事业！他如此用功，奠定了他成为杰出画家的深厚根基，而且与他苦难的青年生命融为一体，终生难舍！

然清点林纾史迹，林纾“余少悟画理”，习画则更早。《春觉斋论画》有记其11岁即心摹手仿所见汪志周之作：“吾乡林恭甫先生曾藏汪画四巨幀，余年十一岁时，曾一见之，峭壁插空，然妩媚动人。迨长，粗能作画，则闭目穷追其状，终不能到。”汪志周即陈文台师，擅山水花鸟，喜画巨幀，林纾亦得其传，亦可属之诏安画派。

林纾所撰《黄笏山先生画记》<sup>①</sup>一文中还自记：“余年十六，省府君于台湾，始获拜黄韞山先生于李氏寓斋……逾年，笏山先生以长松巨幀赠李氏，则奇古苍郁，一鹤立丑石上，振翮欲飞。余每遇李氏，辄吮笔摹抚之，凡数十百次，不复一似。先生善松、竹。余不善竹。画松则私淑先生四十年。觐先生风节者，可于画中求之矣。”<sup>[9]</sup>今画集中就收录有其在台湾时所作作品。

林纾中年时忙于译书、写古文，曾中断作画约十年。1901年，年近60的林纾入都，先是讲学金台书院，继在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等处任教。1913年离开京师大学堂后，他更心无旁骛，潜心绘事，遍临宋代“两米”、元代高克恭、清“四王”诸家，画风大变。他致力传统山水画，追求宋元遗韵，着力师法吴墨井而以己意出之。至1924年逝世前，这20多年间，他除了教书、译书、卖文以外，大量时间用于绘画。“卅载倾心沧趣楼，风流宏奖世无俦。自经导诱诗源得，尽览收藏画笔遒。”<sup>②</sup>可以说，他晚年“画笔遒”，创作量是巨大的，从巨幅到扇面，从题韵到合作，故京城名流显宦均争求其画，络绎不绝。所谓“画以人重”，最真实地体现在他身上。由于他倦于应付，但朋友

之所愿，则倾心而为，唯恐后人。陈衍曾记其事：（他搬家后）“四壁家徒立，思君画帖悬。打门来急递，梦寐通幽赏。”<sup>③</sup>

因林纾的文名，当时刚刚在艺坛冉冉升起的齐白石有些为之抱屈。《白石诗草》卷二有诗《题林畏庐画幅》：“如君才气可横行，百种千篇负盛名。天与著书好身手，不知何苦向丹青。”<sup>[10]</sup>“不知何苦向丹青”，玩其意，究以大事相寄相期耳，而不愿前辈倾心山水之中，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艺术乃余事。而对于林纾而言，也只能“苦心向丹青”，以托其志，为中华之艺术续写新的篇章。1921年，林纾70岁生日，齐白石曾画梅图祝寿，并题诗赠之。齐白石小林纾十余岁，极推其艺事，不做惺惺相惜态。几年前尚处于困顿中的齐白石，此时就是因林纾之点评而身价顿显。<sup>④</sup>

因新旧文化论战而败落的林纾，感奋之情常发于画。《晨起写雪图有感因题一首》：“十年卖画隐长安，一面时贤胆即寒。世界已无清白望，山人写雪自家看。”他一生自食其力，卖画是他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余卖画长安，佐以卖文，萧然一老布衣。”

“往日西湖补柳翁，不因人热不书空。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sup>⑤</sup>晚年的林纾，书画经常描绘早年在故乡的淳朴宁静的生活场景，“故园清地足烟霞，遭乱年来不忆家。点染乡山图画里，先生独坐注华南”。陈声聪《兼于阁诗话》载樊增祥题《南湖归隐图》：“光绪而还画手难，惟君刻意拟荆关。琴南画著琴天句，知是闽山是楚山。”<sup>[11]</sup>人到暮年的他，对故乡无比眷恋，尤多为故旧亲朋之请而作，故画作均深具寓意，或直抒晚年零落心境，或追忆童年故乡生活，展示出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晚年时真实的心境。朱羲胄《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晚岁，更鬻画以自贍其家计，虽友朋门生多显贵，而独以自食其力为甘。未尝屑纳不劳而获之金。”但他并非有求必应，唯利是图。如“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那年，恰逢吴佩孚51岁生日，吴出巨资请林纾绘一寿图，便为

① 黄笏山，祖籍福州，出生于台湾淡水厅，精于书画，善写意花卉，尤工水墨兰竹。与黄韞山为兄弟。林纾见其画非常欣赏，因而产生了学画的浓厚兴趣。李氏，李彤恩，林父挚友。

② 林纾：《七十自寿诗》。

③ 陈衍：《石遗室诗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④ 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曾写道：“（1920年）因朋友（朱羲胄）之介，将所画团扇交林纾，林看了大为赞赏，誉为‘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从此成为画坛公认。林纾与齐白石两人成为朋友。

⑤ 林纾：《畏庐诗存》，民国丛书影印本，1916年。

林纾断然拒绝。

林纾画作最早印行也是其身后事,在他去世第二年12月,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印行了《畏庐遗迹》两集,共28幅。<sup>①</sup>在其扉页上写道:“先生晚年尤致力于山水,每有得意之作,便弃皮篋笥,不轻示人。甲子归道山,年七十有三,尽丐所藏集即以公诸世。”此书由其同乡、著名书画家、时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的黄葆戉题签,1925年出版,1934年又予以重印。

### 三、真山真水,写生写命:创新与特点

林纾是京门画派的开拓者,为上世纪20年代的画坛巨擘,几无人可及。他的画名曾经轰动京城,得其寸简尺缣者,无不视同拱璧。《清史稿·文苑传·林纾》:“尤善画山川,浑厚冶南北于一炉,时皆宝之。”<sup>[12]</sup>与前代画家相比,林纾得益于走遍山水水,遍观名家真迹,把他的艺术创作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郑振铎在《近百年中国绘画的发展》一文中写道:“他虽以真山真水的写生写命,实则是具有很浓厚的传统作风的。”<sup>[13]</sup>

林纾以山川为友,得江山之助,每到一处,见殊胜风景,总是逐处留心,撷其精粹,并一一形诸笔端。花鸟得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能写高松及兰竹,亦间为翎毛花卉。同时又不断求新求变,而不是粗制滥造,鲜活的青绿山水、小巧的团扇低笺,均反映他艺术创作的用心之处。林述庵《观琴南作石颇有悟》评林纾画石诗:“偶描色相存真品,大露锋棱已不才。”<sup>[14]</sup>

他的作品以山水为主,灵秀处略似文徵明,浓厚处近戴熙,后取法“四王”,师王原祁、王翬,而以己意出之,独创一格,他善于用干笔皴擦,清秀雅逸,笔力雄浑,尤擅长青山绿水,用色明丽而不艳俗。观其画,好像徘徊于湖光山色之中,给人心旷神怡的美好享受。

林纾一生热爱描绘柳树、松树,在他的山水画作中,柳、松是极为常见的意象。郭白阳《竹间续话》卷四载:“林琴南先生画,世重其山水,不知鹤鹑与柳,亦先生之能事,故自称补柳翁。”<sup>[15]</sup>

他晚年的绘画,更是多次将松树作为绘画主

体,画面顶天立地、气势磅礴。他不追逐名利的风骨,淋漓地展露在他的山水字画之中。

林纾绘画有三大特点:

一曰师承有自而重造化自然。林纾的画作承自地方名家,但随着他壮游天下、师法自然、得检名迹、取法于传统山水大家,他不仅得名师指点,还在摹古盛行的时代得见前人所难见到的精品,尤其是故宫所藏。时逢珂罗版印行名画于世,还可以得见西洋画法,所以见闻远于古人,林纾是幸运的。他极重师法前代名家人物,对当时习“四王”之风也恪守谨严,晚年力学吴历,尽弃沈石田、蓝田叔之法,一力追逐渔山、石谷,擅巨幅,尤喜其“神澄气定”。他又曾自题诗曰:“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持才论画,艺人天性。在这点上他不仅为当代人所无法企及,而且与其同时期的陈师曾等也难以与其比肩。

顾廷龙《春觉斋论画后记》曰:“先生之画,师法渔山,渔山尝浮游于澳门,多觐西方名迹,故其设色,颇受熏陶。先生既私淑之人,又见闻之广,出渔山上,融化笔墨,自宜更甚,故实为沟通中西文化之一人。”<sup>②</sup>

二曰勤于作画。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载:“日必作画数事、译书千余以自程。”“溪山无恙尤堪画,甲子长存不废吟。”<sup>[16]</sup>陈衍《福建通志》:“性勤事,不可休。卖文译书外,肆力作画。”<sup>③</sup>朱羲胄《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越七十龄而犹屹立画案前,日可六七时,劳作不少休。”

三曰自创笔法。林纾作画时对笔墨材料把握十分独特,著名画家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评其:“喜用湿笔,得王廉州神理。”<sup>[17]</sup>他根据自己对墨分五色的理解,把不同深浅的墨分盛五碗,作画时分蘸使用,用墨力求干净。黄宾虹在《致胡朴安书》中写道:“画家以浓、干、黑、淡、湿、白,得用墨之秘钥,近人林畏庐作画,必调五色墨水,分别其浅深而用之,此为初学者简易之法。”<sup>[18]</sup>说明林纾在画法上的创新。

林纾作画,有人说与内府所藏大有关系,亦应与珂罗版印刷作品大有关系。自珂罗版书画盛

① 1908年出版的《技击余闻》于1914年再版时,卷首即有其笔画精美的全图。

② 顾廷龙:《春觉斋论画·后记》,1939年刻本。

③ 陈衍辑:《福建通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6年。

行,虽家乏收藏,不难见古今名人真迹。纾因得四王、墨井、南田,上及宋元诸大家杰作,“驳驳擅能品”。这对醉心而又早具功力的艺术家来说不能不说是幸事,更由于他的支持方和合作伙伴商务印书馆自1907年起大量以珂罗版技术精印古代名画,无疑使其又获得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源。

文人画罕有巨幛,近代职业山水画家除黄宾虹之外,也罕有巨幛。林纾则有不少巨幛,这也反映了他作为画家的气派与风格。《畏庐诗存》中有题曰:“比月来写大屏巨幛四十余轴,出入山樵、梅花道人间(王蒙、吴镇),微有所得。倦枕成梦,均在苍岩翠壁之下,或长溪烟霭,松篁互影,不知所穷,仿佛泰山、石鼓、西溪、方广诸胜,戏作《烟云楼卧游诗》。”流传的巨幛有《理安山色图》《江亭饯别图》《篝灯纺织图》《秋擎夜课图》《匹马从戎图》《梅阳归隐图》《万木草堂图》《缀玉轩话别图》等。

作为以卖画为生的画家,林纾常以画扇题图与士大夫交往,固守传统文人画家的传统,所作之画里散发着清新、朴厚的书卷气,与后来西风美雨的民间习艺者不同,讲究的是意味深长、韵味十足的写意。

光绪末年,他曾以吴文英词意为题,刻有山水笺谱。郑振铎《北平笺谱序》:“至宣统中,林琴南先生独取玉田、梦窗词意,制为山水笺,清趣盎然,文人为笺作画,殆始于此。”<sup>[19]</sup>所以郑振铎在刻传《北平笺谱》时对林纾作品收录尤其多。

当然林纾长期为生计而卖画,也不乏涂染之笔,也有随俗应酬之作,<sup>①</sup>有的甚至显得草率空疏,精神漫散,皴擦无度,鲁迅当年因其名声所购之作就非精品,造币易货而已。

#### 四、“山水画里好题诗”:文人画的代表

林纾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是传统文化坚定的守护者,于传统艺术亦然。陈师曾认为:“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sup>②</sup>林纾可以说无不契合,而尤以人品高洁和诗画合一为世所罕及。纵观千年文人画,难觅可与其比肩者,后来者如陈师

曾也难企及。

林纾每画必题诗,对自己的题画艺术充满自信,他曾对学生林仲易说:“我画不必传世,而题画款格必传矣。”时人誉为“诗、书、画三绝”。题画诗是林纾绘画艺术的精魂之所在。寒光评价:“他的题画诗,的确太妙了,实在话说,假如他不会古文,不曾翻译,只作诗、作画,也就够在中国名人席上占一个位置。”<sup>[20]</sup>

他本诗人,早年曾在福州参加诗社,于诗创作自然娴熟,而且他作诗,素重感咏,作画题诗,正好契合了他那颗感愤满怀的心,几于每画皆有题作,无尺幅大小,率皆题之。有时一吟数十题,才情与诗情表现无遗。“余客京师不为诗近三十年,辛亥春,罗棧东集同人为诗社,社集必选名胜之地,每集必请余作画,众系以诗,于是稍复为之。”从此,他为画题诗,一发不可收拾。《畏庐诗存》卷上:“余每作一画,必草一绝句于其上,二年以来作画百余帧,而题句都不省记,强忆得三首。”可见其题画诗所写之多。《畏庐诗存》中收录其题画诗50多首,其实所做甚多,但不少随其画作散失而湮没。其友李响泉的《清画家诗史》录其题诗6首。<sup>③</sup>他的题画诗与画论是研究他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要真正认识评论其艺术成就必须从这方面用力,但由于他的作品流传并公布的有限,这对于近代画家是一件悲哀的事。

“买山莫得且作画,诗情姑且藏画中。”诗画一体而又皆有所成者,明清以来罕见矣。陈师曾曾言:“文人不必皆能画,画家不必皆能文。”而并擅者,其林纾乎!卓尔近代文人画巨擘,不遑多让也。林纾则以独特的经历、旺盛的生命力和超人的才学,再次将诗画融为一体并深感:“山水画里好题诗。”《石遗室诗话》载:“琴南多才艺,能画能诗,识苏戡后悉弃去,除题画诗外,不问津此道者殆二十余年。”“题画诗已与吴仲圭、王山农、沈石田诸人相仿佛,高者可追文与可、米元章。”让本来不甚认同其诗的陈衍也不得不额手称道:“畏庐近来诗境大进,在自然不假做作。”许其“是以文家、画家法作诗者”,并不停地抄录在其诗话之中,以事表彰,并坦言:“余实不如其隶事之渊

① 如《静悟室日记》录有涂尧语:“林琴南画庸俗且僵,最不堪目。”

② 陈师曾:《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绘学杂志》,1921年。

③ 李响泉:《清画家诗史》,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年。

博也。”

友人题赠其画亦多,也是品评其艺术的绝好史料。陈衍虽不甚认同林纾,但其所传的《石遗室诗集》中有赠诗题林纾画之作最多,迥出时人之作。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写道:“丹青余事且自课,坐待取醉朝朝堪。”郑孝胥《海藏楼诗集》卷六有《严几道属题江亭饯别图林琴南所写》一诗,专为林所题。严复《瘵野堂诗集·题畏庐晋安耆年会图》:“兴来铺纸写云山,双管生枯兼润燥,自言得法自吴(墨井)、王(石谷),定价百金酬一稿。文章艺事总延年,六十容颜未枯槁。”<sup>[21]</sup>

## 五、《春觉斋论画》:发文人画论先声

“春觉斋”是林纾在北京的画室名,他曾著《春觉斋论画》一卷。1935年由著名学者、书法家顾廷龙整理作序出版。

林纾在《春觉斋论画》稿中写道:“新学既昌,士多游艺于外洋,而中华旧有之翰墨,弃之如刍狗,无论鄙夷近人之作,即示以名迹,亦复瞠然,尚何论画之云。顾吾中国人也,至老仍守中国旧有之学。前此论文,知审为狗吠驴鸣,必不见采于俗,然老健之性,偏恣言之,今之论画亦尔。”他对新文化健将们的感愤,一如力延古文命脉,故著为画论。此书虽生前没有机缘刊布,但其所见所论,幸得存世。世人皆以陈师曾所刊《中国文人画之价值》为文人画张目之宣言书,实则林纾画论早已着鞭,甚至较陈师曾所论文人画,更加全面而深入。

林纾论画,首先主张“无法不足以作画,无理不足以成画,无趣亦不足尽画之妙,三者备而名家矣,曾谓‘画之一道,实兼法、理、趣三者而成’,除此而外,他特重‘韵’字,尤其强调山水画形与质的表现、魄力与神韵的结合。“余则谓趣外尚须韵之一字。作诗至神韵,为事已难,论画取神韵,则倪高士其当之乎。”他更主张:“作画须书卷气,非文人自高声价也,亦构思着笔,不落俗也。”

此外,他还提出绘画的“陶情养心”观点,认

为“西洋机器之图与几何之画,方称有用。若中国之画,特陶情养心最妙之物”。主张绘画要重传神,但也应该重形似,重合“理”。倡导一个画家应该有多种风格,对“以为粉彩填砌即为俗,水墨渲染即为雅”的论点提出异议,主张“法律须尊古人,景物宜师造化”。

## 六、余说:文人画绝唱

自古以来,以人品论画格,从这点而言,林纾堪称为典范,他虽以画为生,但不作媚态,以山水寄托心情。他以生命作画,并以画法写诗,又画中题诗,创作了典型的文人画。自他之后,大多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如他是古文的殿军一样,他可能也是千年文人画之最后大家与殿军。

奇人异彩,乃林纾之真实写照,写诗作画,乃其本业,而译书作文却暴得大名,风靡神州,激荡潮流,不期为新潮流所冲击,真是后浪推前浪。晚清以迄民国初,在画界文坛,能与之比肩又有谁何?尤其是居京师20年,在其60岁以后,他重新拾起画笔,勤奋作画,以他的性格、学识、修养,其创获自然可知,更何况他有恤亡救穷之责,以艺为生,想必他只有立于画案前,才能驱散社会那些攻击漫骂带来的不快,也只有于画案前寄情于山水万物,才可真渲泄他那老而弥坚的文化情怀。

他画不自珍,德足取信,但因他在论战中败北而顿失光芒,其作品除名家故友赏鉴之外,不再为社会所捧、追求,而随着新生力量和海派名家崛起,他的画作迅速褪色,有之者也多塞入筐中,以至于遗忘。他生前为数可观的画作,今天得其下落者也仅仅有数百幅而已,一如他80余种译作和几十种古文选本那样已成为化石,早已从图书馆下架,大部分归于消亡。其书画作品尤甚,几乎没有多少走进博物馆的视野,遑论在社会大众之中遗存流传了。在风雨骤变的近100年之中,数十年来的文化虚无与浮躁,让这个风云一时的新时代的弄潮儿成为了被彻底冷落和遗忘、甚至是被曲解的人。

## 参考文献:

- [1] 朱羲青. 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M]. 北京:世界书局,1935.
- [2] 郑孝胥. 海藏楼诗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09.
- [3] 樊曾祥. 石遗室诗话(卷三十)[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34.

仅局限于《东莱博议》而不及其他。其实,吕祖谦是文章大家,还是有眼力的文章选家、评家,其《古文关键》和《东莱博议》都被推为开山之作,为人称道。他的《左传》学著述中,不独《东莱博议》,其他作品,也有很高的写作水平,值得总结。这两点应该都是其《左传》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4. 吕祖谦的《左传》研究,当时名噪一时,后世影响深远。如王夫之就有《续左氏传说》,清人《左绣》也是有意仿吕氏的研《左》之作。然而至今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很少,这也是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者今后义不容辞的责任。

### 参考文献:

- [1] 杜海军. 吕祖谦文学研究[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 [2] 李建军. 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3] 李卫军. 《左传》评点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 [4] 罗莹. 东莱吕氏家族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5] 许庆江. 吕祖谦《左氏博议》研究[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 [6] 朱宏秋. 东莱吕氏《左传》学发微[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8.
- [7] 钱茂伟. 吕祖谦史学研究的学术史考察[C]//梅新林,王嘉良. 江南文化研究(第三辑):吕祖谦及浙东学术研究专辑.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 [8] 黄灵庚. 经、史并重的吕学特色[J]. 浙江社会科学,2005(5):132-135.
- [9] 黄灵庚. 吕祖谦《左传》学述要[C]//方铭. 《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 [10] 吕祖谦. 丽泽论说集录:卷十·门人所记杂说二[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 [11] 杜海军. 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传[C]//梅新林,王嘉良. 江南文化研究(第三辑):吕祖谦及浙东学术研究专辑.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许秀清)

(上接第414页)

- [4] 金毓黻. 静晤室日记[M]. 沈阳:辽沈书社,1993.
- [5] 黄浚. 花随人圣庵摭忆[M]. 北京:中华书局,2008:738.
- [6] 郑振铎. 林琴南先生[J]. 小说月报,1925(15):11.
- [7] 邓云乡. 云乡丛稿[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 [8] 林纾. 畏庐小品[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6.
- [9] 林纾. 畏庐三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 [10] 齐白石. 齐白石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1] 陈声聪. 兼于阁诗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2]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3] 郑振铎. 郑振铎艺术考古论文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4] 陈衍. 近代诗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 [15] 郭白阳. 竹间续话[M]. 福州:海风出版社,2010.
- [16] 陈宝琛. 沧趣楼诗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7] 张寅彭. 民国诗话[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18] 王伯敏. 黄宾虹画语录[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 [19] 郑振铎. 西谛书话[M]. 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3.
- [20] 寒光. 林琴南[M]. 北京:中华书局,1935.
- [21] 王棻. 严复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许秀清)